

我們純真，只因為我們仍等待愛情

德勒茲啞著嗓子，粗嘎地淘洗著奇詭的哲思，德希達握著煙斗大口吞吐白色的解構幽靈，拉崗總是西裝筆挺地佇於自己的粉筆塗鴉之前，年輕的傅柯狡獪地閃身但遮掩不了他的桀桀怪笑，李歐塔是一根細瘦竹竿，跳脫的邏輯掀翻著濤天雄辯…，廁身於法國最詭譎的當代天才之列，巴特是一聲歎息。他攢著眉心，頹廢地叨根煙，寫作於他，仿如是鳥能飛，魚能游水，且文字一逕綿密優雅，是文之樂也。

總是透過文字中深切的眷戀、愛慕與柔情，我們再次確認著巴特所創造的殊異風格。在這些情感飽漲的晶瑩字句裡，巴特憂傷、怨艾、渴望與惆悵。這世界裡的一個姿勢，一抹眼神或一件尋常小物都深情地搏聚著濃蜜似酒的「絮語」。愛人們的世界花團錦簇卻也遍地憂愁。我們純真，只因為我們仍等待愛情，巴特甚至告訴我們，「我戀愛著？是的，因為我在等待。」這本書是聖徒巴特獻給所有愛人的《意志與表象的世界》。

愛情很難不是一場悖論。總是在愛情裡，我們才同時是成人與小孩，我們的愛人同時既已遠離又總在眼前，我們既怯懦又勇氣非凡，我既不想讓你知道我愛你卻又想讓你知道我其實瞞著你什麼…，文字因此豐饒、碎裂卻又充滿動人生機。

巴特使得所有愛情的開始都成為一首獨特與私密的詩，與情人的每次相會都是難忘的慶典。「成為他人的節日」，或許這就是《戀人絮語》的無上律令。在成千個平淡無奇的日子裡，愛情如同笛卡兒戒慎恐懼的魔鬼，悄悄改變、欺瞞了我們的視線，使得我們的感知變得無比敏銳卻又徹底焦灼偏執。我瘋了，但卻是一種「隱喻式的瘋狂」，這便是愛情。巴特的至高價值。

只是一切都是「先過去式」（*passé antérieur*），「我過去曾愛」，因此我現在書寫…。戀人絮語總已是書寫者的重構，是發生於後（*après-coup*）、對瘋狂愛戀的揪心回憶。因此似乎不可避免地使其成為某種「餘生」，後愛情時刻淒愴孤寂的「追憶似水年華」。

如果《戀人絮語》是巴特為了某位不知名戀人所寫下的文思斷片，3年後的《明室》無疑地是其續篇，只是此時他所心碎愛戀的，是驟然辭世的母親。書寫或許首先都緣於哀悼：

「這哀悼最敏感之處，莫過於我不得不失去一種言語－戀人的言語。也就是『我愛你』。」

然而，在一切哀悼之前，在憂傷、哀痛與惆悵將我們貫穿並擊倒之前，也在一切字詞落定再無可轉圜之前，還是有著令人魂牽夢縈的可能性。這個可能性就是：

如果・愛